

《No. 106008》

川普亞洲行對區域經貿關係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Donald Trump's Asian Tour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主 持 人：張弘遠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經濟研究小組召集人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撰 稿 人：(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文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林奕辰 中國青年團結會會長

陳華昇 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龔祥生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

編 輯：蔣逸青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 序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於今（2017）年 11 月 3 日至 14 日首次訪問亞洲，包括日本、南韓、中國大陸、越南及菲律賓等 5 國，並出席在越南峴港舉行之「APEC 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川普所提之經貿政策方向恐牽動亞太區域經貿競合關係。鑑此，本會特研擬「川普亞洲行對區域經貿關係之影響」專題，並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展開探討，嗣後撰寫政策報告，以供各界人士之參考。

本報告由本會中共經濟研究小組召集人暨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負責綜整，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龔祥生、中國青年團結會會長林奕辰、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王文岳及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華昇，分別就「美、日、『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美、韓、『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美、東南亞及『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及「川普經貿政策對我影響及因應之道」等子項議題，召開座談與撰述報告，期能有助於國人對該議題之瞭解。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謹誌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 目 錄

提要.....	V
壹、前言.....	1
貳、美日「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3
參、美韓「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9
肆、美、東南亞及「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19
伍、川普經貿政策對我影響及因應之道.....	27
陸、結語.....	33
【亞太政策報告系列】 .....	37



# 《川普亞洲行對區域經貿關係之影響》 政策報告

## 提要

### 壹、美日「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 一、美日間不公平貿易係假象

- **美國汽車產業退出日本市場係因自身經營策略不佳**

美國對美日雙邊貿易現狀表示不滿，川普怪罪日本對汽車市場奉行保護主義政策，實際上日本並未對外國車設定關稅，反而美國對日本車徵收 2.5% 關稅，而美國車退出日本市場係因整體服務品質不如日本車，惟美國汽車產業卻不願加強提升服務品質。

- **美日 FTA 未獲突破性進展**

雖在美日雙邊官員會談中，曾提及美日 FTA 事宜，惟此次訪問中未獲突破性進展，僅有持續透過美日雙邊經濟對話建立 FTA 之共識，故日本亦無法從美日 FTA 彌補美國退出 TPP 的損失。

- **未來美日經貿互動重點仍係雙方對汽車市場之攻防**

川普於「推特 (Twitter)」上總結訪日成果係「獲得大量的軍事及能源相關訂單，為偉大的美國取得許多利益」，惟去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高達 689 億美元，此訂單效果十分有限。另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Wilbur Ross) 今年 11 月 13 日再次強調對日本擁有如此先進的汽車製造商，卻仍以非關稅壁壘加以保護感到不解，故後續觀察美日經貿互動的重點仍係雙方對汽車市場的攻防。

#### 二、美「中」貿易逆差結構難以扭轉

- **中共對美祭出高額訂單仍無法消弭雙方貿易逆差**

川普到訪北京期間，美「中」宣布簽署雙邊能源、化工、農產品、飛機及零組件、晶圓處理器、智慧城市、合作基金、「一帶一路」建設等領域共 34 項經貿協議，共計 2,535 億美元，既有對美國當地建設投資，亦有對美國產品大量採購，

被中共商務部長鐘山形容為「美『中』共創奇蹟」。惟去(2016)年美國對「中」貿易逆差高達 3,470 億美元，故此次訂單仍無法消弭雙方龐大逆差。

- **智慧財產權議題料將成為美「中」貿易衝突最大導火線**

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 今年 8 月已啟動對中共的智慧財產權 301 調查，惟川普訪「中」未與習近平協商出具體解決辦法。倘川普無法藉 301 調查迫使中共讓步，將更難阻止雙方逆差擴大；中共亦缺乏足夠誘因使其配合美國保護智慧財產權，料將成為川普任內美「中」貿易衝突最大導火線。

### 三、中共漸取得區域經貿整合主導權

- **美國退出 TPP，日本主導將其改名為 CPTPP**

川普亞洲行重申退出 TPP 決心，在日本主導下 TPP 其餘 11 個成員國加速達成共識，將 TPP 改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 **中共趁勢積極推動 FTAAP 及 RCEP**

川普退出 TPP 象徵美國拒絕再為區域經貿整合提供公共財，中共趁勢在今年 APEC 扛下自由貿易大旗；當初被美國刻意排除在 TPP 外的中共，現在卻積極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以及主導全球 1/4 貿易額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 **日「中」長期經貿競合關係或將走向合作**

當前 CPTPP 及 RCEP 二者協商談判進度差不多，惟在完成簽署之前仍係未定之數。另日本在今年提出欲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故在區域經貿整合上，日「中」長期競合關係可能受川普「美國優先」主義影響而走向合作。

### 貳、美韓「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 一、韓美關係出現矛盾

- **文在寅「親北韓」背景無法獲得川普完全信任**

川普訪問南韓期間表達不會將南韓排除在朝核危機決策之外，雙方亦簽署《2017 年修正版導彈指南》，完全解除南韓

導彈彈頭重量限制，擴大兩國在提高南韓自主防禦能力方面合作；另雙方就引進核動力潛艇及最先進偵察設備達成具體協議，南韓可向美國購買相關武器，亦可共同開發相關武器，此為本次川普訪問南韓最重要成果。惟針對朝核問題，川普始終未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同時文在寅的「親北韓」背景使川普無法信任，文在寅對川普提倡之「印太戰略」亦存有疑慮，雙方關係是否穩固尚待觀察。

- **川普或持續施壓修訂美韓 FTA**

此前川普曾表示要廢除或修訂美韓 FTA，惟本次川普訪韓未提及「重新協商」，而係相對溫和表述，可能係因川普對南韓軍購訂單滿意，惟按川普個性，進一步修訂美韓 FTA 應成定局，或對南韓提出更嚴苛條件，未來美韓經貿關係走向尚待觀察。

## 二、韓「中」關係雖回暖惟矛盾未解

- **中共「十九大」後薩德議題稍獲緩解**

目前中國大陸係南韓最大貿易夥伴，惟南韓決定部署薩德系統（THAAD）後，兩國關係急遽惡化；中共「十九大」後，韓「中」關係出現調整契機。在中共暗示下，南韓提出「三不」政策，即不考慮追加部署薩德、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及不發展韓美日軍事同盟，欲消除中共擔憂；惟南韓對中共解決朝核問題力道亦有所不滿，雙方矛盾短期內難解。

- **韓「中」產業競爭關係升高**

目前南韓在中國大陸市場開始萎縮，相當多韓商準備撤出中國大陸市場，同時薩德爭議更加速此情勢發展，未來兩國在產業上競爭關係恐將愈來愈升高。

- **文在寅宣示「新南方政策」以降低對「中」市場依賴**

南韓體認到自身對中國大陸市場過度依賴，很早即開拓與俄羅斯、印度、中東及東南亞之合作與貿易，此為日前文在寅在菲律賓發表「新南方政策」主因之一，該政策欲將東協與南韓關係提升到與朝鮮半島周邊4國（美、日、俄、「中」）

相同水準，並計畫到 2020 年為止，將東協及南韓的貿易規模擴大至 2,000 億美元。

## 參、美、東南亞及「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 一、東南亞國家對中共採「避險策略」

#### ● 川普上臺削弱美國對東南亞地區影響力

川普政府在貿易談判中高舉「美國優先」大旗，致其對東南亞地區影響力大受衝擊，惟近 10 年來東南亞國家經濟成長與區域整合表現亮眼，亦逐漸發展出一套週旋於美「中」之間的生存之道。

#### ● 中共對東南亞國家安全威脅仍存

中共係東南亞國家重要貿易夥伴，惟對該地區安全威脅仍存，東南亞國家對「中」採「避險策略 (hedging strategy)」，同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任內的「重返亞洲 (pivot to Asia)」戰略及其附隨的 TPP 亦獲得該區域國家普遍支持。

#### ● 東南亞國家仍寄望 CPTPP 作為經貿避險平臺

去(2016)年中共與東協貿易比例為 15%，高於美國的 9.4%，惟東南亞國家仍寄望少了美國的 CPTPP 可作為經貿避險平臺；然川普於 APEC 提倡雙邊主義及捨棄多邊主義，說明東南亞國家恐須自行負擔更多的經濟及安全責任。

### 二、美日在東南亞布建之經濟安全網仍強韌

#### ● 印度支持美國提倡之「印太戰略」

此次川普亞洲行提出「印太戰略」，此與先前安倍所提之「鑽石安全保障構想」相近，以日、印(度)、澳、美構成鑽石形包圍網來遏制中共安全發展，受到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支持。

#### ● 印度及日本藉「自由走廊」削弱「一帶一路」影響力

即使東協強化與中共經貿合作，且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重要角色，惟美日在東南亞布建的經濟安全網仍強韌；另印度及日本今年 5 月於中共舉行「『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之際，同時推出「自由走廊 (Freedom Corridor)」倡議，在非洲、伊朗及東南亞等地投資多項基礎建設，對目前與美

國關係仍待修補的泰國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政府具有一定影響。

- 「印太戰略」對東南亞國家或具吸引力

美國仍為東南亞國家外匯最大來源，而東南亞社會對中共資本透過投資及旅遊之強勢作為已有明顯「厭中」情緒，上述態勢均使對東南亞威脅較低的「印太戰略」具吸引力，故未來美日勢力在東南亞地區之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 三、中共調整東南亞外交戰略

- 「十九大」後中共外交強硬姿態似有軟化

在川普亞洲行期間，適逢中共「十九大」甫落幕，習近平訪問越南及菲律賓，亦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南韓總統文在寅會晤，修補中共與上述國家之間關係，說明習近平正逐步調整「十九大」前中共外交展現的強硬姿態。

- 中共與東協關係升溫或有利推進「一帶一路」政策

習近平訪問東南亞國家期間，透露同意就《南海行為準則》展開協商，且與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會晤，顯示中共企圖降低先前南海主權爭議造成的負面影響，強化其與東協關係，以利未來進一步推展「一帶一路」政策，此一戰略轉向殊值關注。

### 肆、川普經貿政策對我影響及因應之道

#### 一、川普亞太行倡言雙邊對談及消弭不平等貿易

- 歷次「川習會」對美「中」貿易逆差談判有所斬獲

今年4月首次「川習會」提出「百日計畫」後，5月間順利宣布10項共識，獲致初步成果；7月G20峰會期間舉行第二次「川習會」，惟「全面經濟對話」會後卻未宣布重大成果，更臨時取消會後記者會，顯示雙方仍有異議，包括鋼鐵產能過剩與關稅、投資協定談判、放寬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敏感議題；11月第三次「川習會」中，中共提出對美鉅額採購案，以展現其有心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問題。

- **川普刻意引導及改變 APEC 領袖宣言內涵**

川普刻意引導及改變 APEC 領袖宣言內涵，致此次 APEC 領袖宣言中與前幾屆相較，並無 TPP 及 RCEP 等為邁向「亞太自貿區（FTAAP）」路徑之字眼，並增加雙邊協議補充多邊貿易協定重要性，以及提出消弭貿易不公平等內容。

## 二、 川普亞太經貿策略之可能影響

- **美「中」或出現貿易摩擦並連帶影響臺灣**

美「中」形成全面貿易戰可能性較低，惟美「中」仍可能出現貿易摩擦，並連帶影響臺灣。倘美國對「中」展開貿易報復、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對其輸美貨品課以高關稅，或美國貿易措施形成關稅壁壘，則我方將資通訊關鍵零組件、半成品輸往大陸，再經組裝為成品後轉銷美國之貿易模式將受到打擊，屆時不僅中共貿易受到衝擊，我方相關產業發展及出口貿易亦會深受影響。

- **美國或提出印太地區經濟合作模式以制衡中共**

川普於此次 APEC 會議提及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中共、日本、印度、美國等「印太地區」國家各自特點，並強調印太地區經濟效益遠勝 TPP，且特別稱讚印尼、南韓、日本及印度等國民主成就，未來美國是否提出印太地區經濟合作模式以制衡中共，而其對臺灣影響尚待持續觀察，我政府宜預研因應對策。

- **川普退出 TPP 或致亞太經貿整合主導權朝 RCEP 傾斜**

基於川普主張退出 TPP 而削弱其經貿影響力，故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情勢及主導權可能朝向 RCEP 傾斜，未來攸關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 RCEP，基於中共具有較大影響力，或不利我方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甚至部分論者認為我方可能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中面臨被邊緣化危機。

### 三、我方因應之道

- **我大廠宜赴美或與美簽訂 FTA 之國家投資**

為因應美「中」或出現貿易摩擦之情勢，我大廠宜藉赴美國投資，或觀望美國可能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國家，再前赴投資，以避免產品被課以高關稅。

- **我宜積極爭取加入 CPTPP 第二輪談判機會**

我係 APEC 成員，若可藉由 CPTPP 平臺，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自宜積極把握加入其第二輪談判機會。我政府宜蒐集 TPP 凍結條款內容，並評估其對臺影響，依據臺灣產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之角色，研議臺灣產業所受影響，尤以紡織品及成衣方面，思索因應之道。

- **「新南向政策」助我深化與 CPTPP 成員國經貿關係**

我政府目前正推動「新南向政策」，有助於臺灣深化與 TPP 11 國之間經貿關係，亦可作為我加入 CPTPP 第二輪談判的前置準備工作，加以全球陷入美國以雙邊對談取代多邊談判的濃厚氛圍之際，透過雙邊深化合作，以具體合作項目，打好臺灣與 TPP 11 國及其他經貿夥伴之間深厚的多面向基礎，將是臺灣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首務。



# 壹、前言

今年 11 月 3 日起至 11 月 14 日止的美國總統川普亞洲行，期間飛越了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這是渠首次前往亞洲進行國事訪問，川普於就任之後開始在內政外交層面上修正「歐巴馬路線」，一連串的改變對於亞洲國家而言帶來了相應措施上的不確定性，特別在北韓問題、貿易路線與對「中」策略等方面，美國路線修正的結果使得相關國家必須再三檢視美國承諾有無變化，而川普個人的領導風格更增加盟國的疑慮，再加上中國大陸影響力的快速崛起，一方面憑藉著「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經濟利益來強化與鄰近國家的合作；另一方面則藉著軍備發展與軍務改革來展現威嚇力量，相關情勢的發展讓亞太地區原本穩定的政經格局出現新的變化。

國際情勢的改變讓亞太各國過往抗衡或扈從的政策選擇出現更動的必要，多數國家開始以「分散風險」的態度來處理區域政經議題，但面對如北韓核武、南海爭端、TPP 後續發展等影響範圍較廣議題，區域國家仍然希望能夠在確定美方的意見後再行斟酌自身反應，然而川普目前仍未端出美國完整的亞太政經方略，故對於本次川普之行，亞太國家希望能夠透過直接對話來強化政策理解。

另外，由於正值中共「十九大」會議結束，中共權力核心獲得穩固，習近平在獲得絕對執政權力之後，渠與川普之間是否能夠對於穩定東北亞局勢的議題上取得共識？這也引發外界注意，而原先引發爭議的美「中」貿易糾紛，後續發展又會如何？相關問題皆與臺灣之國家利益有關，為此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經濟研究小組召開座談會，針對經濟及政治等相關議題展開探討，研究小組從美日、美韓、美「中」與亞太地區等各國自身利益角度著手分析，期望能夠找到各國合作與對抗的最大可能性，進而掌握川普本次亞洲之行所產生的相關影響。



## 貳、美日「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 一、前言

今年 11 月 3 日起至 11 月 14 日的美國總統川普亞洲行，期間飛越了日本、韓國、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在政治及經濟等方面震撼亞洲政局，原因在於這是川普就任後首次出訪亞洲，可被視為對於東亞區域的未來布局表態，也成為美國區域戰略的風向球。本文分別以這次川普出訪所呈現出的美日、美「中」二組雙邊經貿互動切入，最後以美日「中」三邊經貿關係所受的未來影響為總結。

### 二、美日經貿互動：不公平貿易的假象

川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美國大選後即已進行多次接觸，安倍也成為川普就職以來會晤過最多次的外國元首，此次訪日期間也經過高爾夫、鐵板燒等行程積累二人私交，甚至在公開演講時到了可以相互直呼其名的程度，可說是美日元首間私交最密切的時刻。但與安倍私交甚篤的川普，仍必須保持一貫「美國優先」的立場，在 11 月 6 日對美日企業家演講時，提到美日雙邊貿易對於美國並不公平，且存在鉅額的對日貿易逆差，占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 9.3% 之多，並舉例日本每年輸出到美國的汽車有上百萬輛，但美國車卻很難進入日本。而川普在汽車市場方面提到的「不公平」，主要怪罪於日本在汽車市場上奉行保護主義政策（如對進口汽車進行冗長檢查、禁止經銷商銷售外國汽車等），但實際上日本並沒有對外國車設定關稅（反而美國有對日本車徵收 2.5% 的關稅），而且沒有看到美國車退出日本市場的真正癥結點。去年僅年銷五千輛的福特汽車退出日本市場，但究其原因有許多報導認為其實是輸在整體的服務品質上，日本當地汽車廠牌可以做到上門維修和代辦保險，並且能夠有快速的零組件運送網絡，但美國汽車產業卻不願付出這方面的投資建設，在各方面效率上都慘敗，這對於重視服務品質的日本市場來說是高下立判，美國在這方面的付出甚至不如歐洲廠牌，故川普在聲討日本設立非關稅壁壘妨礙美國車之前，應該回頭檢視美國汽車業的策略問題。

另一方面，作為對於日本不斷要求美國重返「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回應，川普在此次訪日演講也再次重申了美國退出 TPP 的決心，認為重啟 TPP 談判過於複雜且對於美國沒有益處，使得日本只能再次失望並確定必須獨自扛起維持 TPP 的任務。雖然在雙邊官員會談中，曾提及美日 FTA 的事宜，但並沒有在此次訪問中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僅有持續透過美日雙邊經濟對話建立 FTA 的共識，故日本也無法從美日 FTA 取得美國退出 TPP 的彌補作為。

上述演講重點針對了美國對日貿易現狀提出不滿，但川普在此行當中所能夠做的只有勸說日本放寬貿易壁壘和推銷軍售，雖然川普在 11 月 7 日離開日本前往韓國訪問當日，在「推特」上總結訪日結果為「得到了大量的軍事和能源相關訂單，為偉大的美國取得了許多利益」，但以雙邊逆差總額來看（美國商務部統計去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為 689 億美元），此所謂利益只能算是杯水車薪，效果可說十分有限。而在川普結束亞洲行的前一天，11 月 13 日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卻又再次強調日本比美國還要保護主義，並且對於日本擁有如此先進的汽車製造商，卻仍以非關稅壁壘加以保護感到不解。故後續觀察美日經貿互動的重點，將仍然在於雙方對於汽車市場的糾結，但有鑑於「裝睡的人叫不醒」，美國是否願意轉而認真檢討自身產業行銷策略實在是不容樂觀。

### 三、美「中」經貿互動：扭轉貿易結構的不可能任務

川普在 9 日北京演講時表示，「美國與中國間的貿易於過去這麼多年以來，對我們很是不公平。……我們必須立刻解決造成如此貿易逆差的不公平手段，及使其市場成功的貿易壁壘，因此我們得檢視貿易連接性、技術強迫轉移與智財權竊取等問題，這些問題導致我國每年貿易逆差至少 3000 億美元。」但儘管稱雙方關係目前「單方面且不公平」，川普隨後卻強調「但是我並不怪中國，畢竟，誰可以怪一個為了公民利益而占另個國家便宜的國家呢？」就此轉折理由來看，除了給地主國面子之外，另一重要理由為已從此行中拿到了貿易大禮。美國與中國大陸在 11 月 8 日、9 日川普到訪北京期間，宣布

雙邊簽署了能源、化工、農產品、飛機及零組件、晶圓處理器、智慧城市、合作基金、「一帶一路」建設等廣泛領域共 34 項經貿協議，共計 2,535 億美元的龐大金額。當中既有對美國當地的建設投資，也有對於美國產品的大量採購，被中國商務部長鐘山形容為「『中』美共創奇蹟」，並認為互利共贏符合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如此炫目的商業協議當然早在川普出發前就應該敲定，只是配合此次亞洲行一併完成簽署並公布，藉以完成一份亮麗的出訪「成績單」。

這些協定都是川普「美國優先」訴求下的推動重點，在他出訪前就以此為中心思想，批評雙邊貿易對美不公平，尤其在知識產權和貿易逆差這兩點，但後者據美方統計，去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逆差高達 3,470 億美元，故此次協議的簽訂數字雖龐大，但想要彌補這龐大逆差還差了將近 1,000 億美元之多。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當然是長久以來雙邊貿易結構的結果，主要因素首先是美商考量生產要素後於中國大陸設廠，大量回銷往美國所造成的逆差，此乃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後的必然趨勢，川普當然也明白。故積極要求中國大廠能夠在美國本土投資製造，一方面增加美國就業機會，一方面減少貿易逆差；第二個因素在於政治影響商業交易，過往有許多中國願意砸錢收購美國企業的案例，若然成交都是有助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極大金額，例如紫光集團收購美光科技、財信集團收購芝加哥交易所、寰宇收購全球鷹、中信證券買下羅素投資集團等中資收購案，都紛紛因為「國家安全」理由而破局，這些案例若成交總金額皆可達到數百億美元之多，而且美國企業想進入中國大陸也因為種種管制而受挫，例如推特、臉書等，故雙邊因為國安理由造成許多美國可從中獲利並減少逆差的貿易機會消失；最後在於中國製造的價格競爭力高，美國本土製造產品難以匹敵，消費者考量「性價比」後，自然會選擇較為實惠的產品，這也是美國難以扭轉的市場法則。故其演講中所稱的貿易逆差及不公平的貿易壁壘，有其結構上和客觀上的困難，恐怕無法在短期間依靠貿易協定或呼籲企業赴美投資就能夠克服。

另一方面，川普演講中提及關於知識產權造成美國產業損害的問題，長久以來，美國許多產業反映中國政府要求交出核心技術或直接

竊取商業機密等作法，故在川普總統的授權下，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於今年 8 月早已啟動對中國的新一輪知識產權 301 調查，再此前中國也一直都在美國的優先名單當中，但在這次訪問中卻只有在演講中帶過，而沒有和習近平協議出任何具體的解決辦法甚至是要不到一句承諾。故從長遠來看，在既有雙邊貿易結構難以改善的情況下，川普若無法藉知識產權的 301 調查迫使中國加以讓步並提供保護的話，將更難以阻止逆差的擴大。但從中國的角度而言，在不具備技術優勢又沒有足夠多的世界競爭力品牌的現況下，並沒有足夠的誘因使其配合美國進行知識產權的保護，預估這也將成為川普任內雙邊貿易衝突的最大導火線，值得觀察該調查之結果和後續效應。

#### 四、美日「中」三邊經貿關係：中國接棒區域經貿整合主導權

川普亞洲行對於美日「中」三邊經貿關係的影響，主要來自於川普注重的「美國優先」，由此中心思想所造成的影響主要在貿易逆差和區域經貿整合二方面。首先關於貿易逆差，美國對於日、「中」皆有大量的貿易逆差，但對於造成逆差的結構性問題，川普拿不出辦法解決，只能治標不治本的希望他們能夠多向美國採購，對日本推銷軍備，對中國推銷各種採購，這當中多是一次性採購難以長期維繫，且對於貿易逆差額仍有極大差距，但仍有部分關於中國「一帶一路」的建設基金，以及在美頁岩油投資等項目則深具長期潛力，值得後續觀察。這樣的貿易逆差難以逆轉的狀況長期發展下去，對於急於兌現「美國優先」承諾的川普來說，將被迫採取更強硬的作為，並可能演變成貿易大戰，當然從日「中」觀點都沒有讓步的意圖，但也沒有合作共抗「美國優先」的經貿戰略空間，在貿易逆差方面只會是美日、美「中」的二組雙邊經貿糾紛。

其次，川普亞洲行對於區域經貿整合的最大影響，在於川普在日本與越南 APEC 會場重申退出 TPP 的決心，使得包含日本在內還留在 TPP 的 11 國（TPP11）決心拋棄幻想，自立自強地加速協議進程，終於在這次越南 APEC 達成核心原則的共識，並將美國退出後的協議改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此重大進展也可說拜川普之賜而得以完成。另一項影響是間接幫助中國大陸推展「一帶一路」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因為川普退出 TPP 等於象徵美國以自身發展為優先，拒絕再為區域經貿整合提供公共財，使得本來 RCEP 和 TPP 的齊頭競爭狀態失衡。中國趁勢在越南 APEC 扛下自由貿易大旗，承諾並公開呼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經濟」作為對美國保護主義的抗衡，諷刺的是，當初被美國刻意排除在 TPP 外的中國，現在卻積極推動當中包含「中」印日韓等 16 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Pacific, FTAAP)，以及東協加上「中」日韓後主導全球 1/4 經濟的 RCEP。

總結來說，這次川普亞洲行同時會影響到三邊互動的重點，即在於重申退出 TPP 的舉動，美國自行丟下此區域經貿整合的主導權，造成日本獨自續推 CPTPP 的困境，也造就了中國力推更具包容性的 RCEP 反過來納入「中」日韓的機會，現在二者的進度差不多，但拜川普本次出訪之賜讓 CPTPP 稍微超前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但在最後完成簽署之前，都還在未定之數。而且日本也在今年提出欲參與「一帶一路」的意願，故在區域經貿整合上，日「中」的長期競合關係更可能因為川普而走向偏向合作的一端。



# 參、美韓「中」三方經貿關係互動觀察

## 一、前言

基於韓國特有的地緣位置，以及其歷史上一直處於中、日兩大國間不斷地被兩國侵伐的歷史經驗，韓國傳統的外交政策其實一直保留自李氏朝鮮時期即存在的「事大」與「交鄰」思維，其背後當然有其儒家傳統世界觀的影子，從而妨礙到其國家的現代化，但更重要的則是國家權力之現實因素。而這樣的情況若在可「事」之「大」明確時並不構成問題，但歷史一再重演的狀況是，當原先所事之大國開始衰弱，韓國的外交政策即會開始出現各種矛盾，明清之交兩次大金國進出韓國是一例，19世紀中葉日本興起後，南韓朝野各勢力在日、清之間糾結又是一例。而在中國成為名義上與美國平起平坐的 G2 之後，由於美「中」在東北亞地區從利益合作逐漸轉為了對抗，這與韓「中」建交時美國是世界唯一霸權的國際架構有所不同，加上北韓這個恐怕無法以現代國家概念來看待的國家，而韓國在民族自尊上與自我認知上又不願意承認自己在韓半島這個大國博弈的棋局中已漸漸被邊緣化，致使韓國在整個東北亞地區無法找到重心，也使傳統同盟的美韓關係，以及其與最大貿易夥伴的韓「中」關係受到嚴峻考驗。

## 二、川普的「路過」與韓美關係之矛盾

早在川普規劃亞洲行之時，韓國國內即對川普將到訪幾日，是否多於中國大陸與日本（或至少要與到訪日本的天數相同）有過討論，但事實證明，本次川普訪問韓國，雖名為國事訪問，亦在國會進行演講，但其象徵意義大過於實質意義，某種程度是要去日本與中國大陸，路過韓國，順道訪問而已。

即便就結果論，未必是一件壞事。畢竟按川普的個性，與其對於國內事務優先於國際事務的邏輯，本次川普的韓國行將北韓問題放在最優先最重要的位置，也就暫時擱置了現狀下對韓國經濟影響更大的修訂韓美 FTA 問題。

但對於韓國，則一直擔心在韓半島問題中被邊緣化，擔心美、中會忽略韓國的權益逕自決定北韓的未來，甚至在「中」美高層的會談中可能有密室協議，但又苦無真正能改變現狀的政策手段，因而韓方會計較來訪時間，表示至少要和日本一樣為兩晚（但後來確定僅有一晚，南韓政府即安慰國民表示「重質不重量」，此次為正式的「國是訪問」重要性不同以往等等），另在晚宴中安排慰安婦老奶奶與川普擁抱，菜色還包含獨島蝦等，確實煞費苦心，欲證明自己仍具備話事的權力，並讓川普在演講中表達出不會將韓國排除在決策之外的意思，強調「不會繞開韓國」。文在寅總統也在其會談後表示川普「打算繼續強化對韓國的嚴密安全防衛承諾，不斷鞏固兩國的聯合防禦體系」。

不過事實上，無論從國家層面，或是川普個人角度，美國確實更重視與日本之關係，這點即便不從行程安排看出，又無論韓國方面如何設計，美國駐韓國大使 11 月 9 日就川普擁抱慰安婦奶奶一事發表的澄清「這只是一種歡迎來賓的方式，希望外界不要從政治的視角去解讀這件事情」，也未選擇站在韓國一邊。

這當然與文在寅對於北韓的態度，以及川普對於文在寅並不若對安倍信任有關，早前韓國媒體確實曾比較過文在寅與安倍晉三，並對文在寅提出檢討，但事實是從性格到成長歷程與意識形態，乃至前述北韓所優先採取之政策，文在寅皆難與川普培養出深厚的交誼來。

不過當然，誠如川普諸多對外政策的狀況，川普本人的態度、川普政府的態度和美國作為一個政體的態度是三個層面的問題，並不完全等同，美國要維繫東北亞的影響力需要韓國，這一點誠如韓國需要美國，不因川普個人好惡轉移。

而北韓問題是本次川普至韓國的重中之重。畢竟北韓核威脅關乎川普對外政策的可信度，甚至於其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特別是最近金正恩鬧事後，他多次提到北韓對美國安全造成最大威脅，也是他執政期間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而截至目前為止，北韓似若根本不意外界觀點，我們也未有看到北韓在核武器方面有任何讓步，是以他在韓國國會所進行的演講 34 分鐘便提了北韓即半島核問題 34

次，另外對於韓半島戰略資產部署具體化，兩國也簽署了備忘錄，包含完全解除韓國導彈彈頭重量限制的《2017年修正版導彈指南》，在很大程度上擴大兩國在提高韓國自主防禦能力方面展開的合作，提高飛彈的導彈射程和彈頭重量的限制。另外一如在日本的軍購協議，雙方也就今年九月的紐約「美日韓三方高峰會」上討論的引進核動力潛艇和最先進偵察設備的方式達成了具體協議，韓國可以向美國購買相關武器，也可以共同開發相關武器，這部分也是本次川普訪問韓國最重要的成果。對川普來說，一如在日本所獲得的大規模投資和購買武器的承諾，再加上中國 2,535 億的大手筆禮物，即便國內「通俄門」的疑慮仍在，但有更好的底氣面對，而明（2018）年的期中選舉或可獲得意外的成果，這一點當然與川普以國內事務為重心，使之作為對外政策的最終指導原則相關，而其出訪的各國也心知肚明，是以本次出訪被戲稱為要人掏腰包購買的禮單都準備好了，而這樣的狀況也造成此次出訪我們看不到真正具體或有新意的對北韓政策大架構，而都是零星、破碎，但不具體的措施。

只是關於北韓問題，即便韓國目前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上，但文在寅政府的意識形態終究與過往保守政權有所不同，如同日前在東協會議上的發言「如果進入對話局面，將敞開所有的方案進行協商。如果協商朝著凍結朝核或徹底棄核的方向發展，相應的我們也將探討韓國和國際社會能夠為朝鮮做些什麼。」事實上並不排除對話，且關於二月朴槿惠政府執政時期金正男被殺的事件，當時韓國外交部表示支持美國重新將北韓列入支恐國名單，但這一立場在新政府上臺後也發生改變。

此外，關於川普本次興高采烈地提出「印太聯盟」的構想，雖然這樣的鑽石同盟或菱形同盟事實上講了很久，日本也積極打造鑽石同盟，以拼湊出一個「亞洲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韓國就是興致缺缺，甚至傳出韓國青瓦臺和外交部對此前文在寅與川普在美韓高峰會中達成的「印太戰略」共識出爾反爾，畢竟「印太聯盟」主要是為了牽制中國，卻也可能導致亞太地區軍事化，更重點在於菱形的四角之

一以日本為主，與其所承諾大陸的有所衝突，而韓國夾在美「中」之間，難以明確表現出倒向一邊的立場可以理解。

當然，美國與韓國還有一個重大的矛盾在於貿易逆差的問題，此前川普即表示過要廢除或至少修訂美韓 FTA，不過本次訪韓未提及「重新協商」，而是進行了相對溫和的表述，這一方面可以視為川普本人對於軍購禮物滿意，加上白宮方面的幕僚規制川普勿輕言修訂或廢棄美韓 FTA，畢竟那從來不是簡單的數學算式，提的次數過多也只會讓韓國更靠向大陸，不過按川普不受控的個性，在進一步修訂美韓 FTA 應已成定局的狀況下，會否據此提出更嚴苛的條件逼迫韓國接受，韓國方面也不敢過於樂觀。

### 三、韓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矛盾

韓國與中國大陸本應於今年慶祝建交 25 年，但因為部署薩德的緣故，使得雙方關係從朴槿惠總統執政後期即冰凍至上月底。

不過事實上，回顧歷史韓「中」關係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自從 1992 年，兩個曾經交戰的國家正式建交，即成為東北亞格局的重要分水嶺，而韓國與中國大陸地區的關係急遽升溫，從而大幅增加在經貿領域的合作與社會文化之交流，並陸續在 1998 年升格為「合作夥伴關係」、2003 年升格為「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8 年升級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甚至可以說，韓國可以從 1997 年金融風暴的谷底翻身，並維繫好幾年經濟上的高成長率，除金大中總統的戮力改革之外，更有很大的因素在抓住當時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趨勢，在基礎設施、城市建設、交通運輸，以及建築領域開展合作，並與中國簽署了鐵路交流與合作協議，使中國大陸成為南韓第一大投資國，有效緩解了南韓遭遇金融風暴的經濟壓力，甚至使南韓的經濟成長攀上中國崛起的勢頭攀升，而在中國大陸方面，也對後來中國大陸在部分低階產業的升級起了一定的作用。

即便是一般認為親美的李明博總統，也不忽略中國大陸正在崛起的大勢，將「韓『中』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促進雙方貿易額達到 2,000 億美元的目標提前到 2010 年實現；而在共同因應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中，南韓與中國也密切合作，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向兩國金融體系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而在兩國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2009 年韓「中」貿易總額仍然上升，且貿易規模比南韓與美國、南韓與日本之貿易總和還多，極為有力地拉動南韓的經濟發展。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地區仍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和進口國，韓國也是中國大陸地區的第一大進口國和第三大出口國，兩國發展名副其實是「25 年夥伴」的關係。

然而在韓國決定部署薩德後，兩國關係惡化到建交以來最壞局面，這主要原因是習近平主席將薩德問題定義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不解決薩德問題，中國大陸的經濟報復措施（即便按照大陸官方的說法，這是民間自主發起，並非由官方所控制的，就此規避 WTO 的規定）就不可能消停，這也造成了樂天超市在大陸地區停止營業及韓流在大陸急凍的情況（同時也可以發現腦袋轉得很快的韓國商人立刻加強與臺灣及印尼、馬來西亞的東南亞市場連結，是以從今年以來韓國偶像藝人來臺明顯較過往增加許多）。

只是當然，韓「中」關係的惡化對兩國而言都是弊大於利（只是相對而言韓國的損失會更大），因而兩國（可能特別是韓方）也都在尋找解套方法，而這樣的情況在今年五月進步陣營的文在寅當選總統後，本可能迎來轉機，然因北韓方面軍事挑釁不斷，使得原先可以對部署薩德之政策做出修正與檢討，並提出需要做環境評估的文在寅總統必須要轉而加大力道支持薩德部署，也使得韓「中」關係繼續冷淡，直到中共「十九大」結束後，方出現進一步之調整。在中國大陸方面的暗示下，南韓提出了「三不」政策，即不考慮追加部署薩德、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及不發展韓美日軍事同盟，以此消除中國的擔憂，促成恢復關係的協議，算是給彼此一個臺階下。

只是深究「三不」政策中，「不追加部署薩德系統」以現政府來說完全沒有問題，畢竟文在寅政府的主要支持層中，反對部署薩德的傾向占優勢，另外薩德對於首都圈的防護有限，而韓國南部地區已經部署了一套薩德系統，沒有追加部署之需要，況且大陸對薩德糾結的點是雷達，這部分追不追加都一樣，所以嚴格來說，兩國認知到事件折騰得差不多，該要收手了，如此而已。

不過當然，不排除未來因應北韓的威脅加劇，從而再增加薩德部署的可能性，畢竟半島的局勢相當詭譎，各國利害關係的變化也可能會發生改變。

至於「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本來就是文在寅的現有立場而且承諾再三，韓國也一直表示要構築韓國型導彈防禦系統。不過當然，由於韓美兩國正在構築對北韓發射導彈的高效攔截系統，也通過資訊交換對接，是以從某個角度看，隨著韓美資訊共用的情況日漸加深，韓國實際已加入美國的反導體系。

而「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基於民族情感與社會、輿論壓力，在韓國非常有難度，但不可否認韓美日三國軍事合作會繼續擴大。目前正在進行的韓美與美日海軍聯合軍演從去年六月開始已進行五次，即便以本次為例，韓國政府拒絕了美國要求在韓半島東部海域開展韓美日航空母艦聯合軍演的提議，僅接受分拆為韓美、美日聯合軍演，這確實與韓「中」約定的「三不」政策相關（另一個相關則是韓方否認將加入美國的「印太聯盟」運作），但事實上並無大礙於真正的運作上，而韓美日三國每年也都會舉行聯合海上搜救演習、韓美日三國總參謀長會議也幾乎年年舉行。短期目標，或者說召開名義當然是為了北韓的威脅，但未來或將是美、日兩國將韓國拉入其中建立韓美日三國合作體系，以此來牽制中國。因而韓國非常有可能在未來美日透過軍事手段對中國施壓的局勢中，再次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是以目前對於南韓與大陸來說，薩德和三不原則對韓「中」關係所遺留的矛盾並未真正解決，中國大陸可能會隨時根據需要把這個問題再度拿出來，成為兩國需要不斷處理的長期問題（比如 11 月 11 日及 13 日在習近平與李克強與文在寅的會談中，就用了不少時間談

論薩德問題，提醒韓國在薩德完全撤除前，其所產生的問題始終仍舊在）。

除了安保上的問題，中國大陸對於北韓的態度，以及對於解決朝核問題的力道，也使得韓國方面有所不滿。就韓國大眾的感覺裡，大陸不願意幫助韓國解決北韓的問題，認為在北韓問題上總是在敷衍，主要是怕北韓政權垮臺，導致一個親美的政權上臺，是以大陸對北韓的制裁都是做半套的，給了北韓非常大的空間，也不願意切斷對於原油的供應，使得北韓政權可以存續；至於大陸方面的認識裡，事實上能做的都已經做了，且以目前北韓民間的市場經濟發展狀況與整體經濟的成長態勢，大陸方面能夠施展的壓力已有限，終究北韓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通過減少物資讓它崩潰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且大陸民間與北韓間有情感與歷史淵源，而終究北韓若突然垮臺，也確實對於大陸邊境，乃至於整個東北亞局勢都會造成危害。因而兩國如何應對北韓這個不將現行的國際規制放在眼裡的國家，特別是隨著北韓逐步逼退美、中在核不擴散議題上的底線，距離成為真正的核武國家越來越近，對於中國大陸是不是盡了力，美韓都會有微詞，特別在川普的亞洲政策將北韓視為重中之重的情況下，勢必持續挑動著東北亞諸國間的矛盾。

不過事實上，對於北韓，中國大陸的頭痛程度未必不如韓、美，即便每一次北韓的金正恩核試爆雖然說是要送給美國的禮物，但基本時機點都是在大陸辦大事的時候，誠如媒體所整理出來的，2016年9月的第五次核爆，發生在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落幕之際；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開幕前，北韓向日本海試射了一枚中遠端彈道導彈，公然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第1718號決議；2017年9月3日，在廈門主辦金磚國家峰會開幕當天，北韓進行了第六次核子試驗，因而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大陸越來越沒有辦法管得住這個自己養大的熊孩子。

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韓國的立場出現了細微的變化。在薩德的矛盾告一段落後，相比於對中國大陸施壓，韓國似乎更加希望通過外交上的聯繫來說服朝鮮（即便文在寅也表示，近期內還是會

以施壓為主），這一點當然與韓國擔心自己在韓半島問題中被邊緣化有關。透過外交手段比較屬於韓國方面可以施力之處（即便金正恩截至目前為止已折斷不少韓國遞出的橄欖枝），且與文在寅支持群的意識形態較為相符，但其立場也確實較接近大陸一貫之立場。

經濟上，隨著在技術上大陸的企業不再追趕，甚至在部分產業的技術能力（諸如手機、半導體產業）已經接近韓國，甚至在數年內即會超過水準，而部分產業甚至發展的前景更優於韓國（比如電動車），在經濟與產業發展上，與韓國之間已和建交之初有相當大的不同。對南韓而言，誠如中國大陸方面所一直指責的，其心態上既是期待大陸的市場，卻也擔心中國產業的迅速發展，特別在目前韓國在中國大陸的市場開始萎縮，且相當多韓商準備撤出中國大陸市場狀況下（與薩德不完全相關，早在薩德爭議前南韓商品在大陸地區即已出現發展頹勢，薩德問題僅是加速這一發展而已），未來兩國在產業上的競爭關係恐怕會越來越強。總的來說，韓國對大陸的追趕與崛起仍是抱持恐懼的，誠如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所表示，預計習近平經濟學將對韓國等周邊國家的經濟造成威脅，而隨著中國積極培養本國企業，外國企業需要對中國事務的危機及機會因素進行深入分析。

此外，韓國也體認到自己對於大陸市場的過度依賴，從而很早就開拓與俄羅斯、印度、中東地區與東南亞地區的合作與貿易，這當然也是日前文在寅在菲律賓發表的新南方政策的主因之一。該政策要將東協及南韓關係提升到與韓半島周邊四大國（美國、日本、中國及俄羅斯）相同的水準，並計畫到 2020 年為止，把東協和韓國的貿易規模擴大到 2,000 億美元，即達到與當前中國與東協貿易額（2,100 億美元）相當的水準。

至於在民間方面，經過此次薩德風波，韓國與大陸民間的民族情緒也被挑起，即便未必是官方所樂見的，但官方未必能控制得住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比如 11 月底至 12 月初的韓國流行文化盛事「2017 MAMA」活動，據大陸觀察者網查詢發現 MAMA 官網投票頁面，竟不顧「一個中國原則」，公然把港澳臺均作為國家對待，即便這屬於一般商業行為，卻也引起大陸網民關注，「MAMA 滾出中國」，11

月 15 日登上微博熱門話題，或稱「韓國外交部的長期努力被一個網站給毀了」；至於韓國方面，民間對於中國大陸對薩德的報復亦不諒解，稱其為「無故、暴力、幼稚拙劣的經濟報復與斷絕交流」，讓韓國國民切實感受到了中國大陸是多麼不人道且暴力的國家，而中方應該要向韓方正式道歉等等，諸如此類屬於民間對於彼此的不滿恐怕也還會繼續發酵，對目前站在十字路口上的韓「中」關係恐怕不會太有利。

文在寅總統除本月內接續與習近平、李克強的會面之外，近日也決定於今年 12 月訪華，並與習近平再次舉行高峰會，就兩國未來關係的發展問題進行全面深入探討，另外明年年初，也將會有韓日「中」領導人會議等大量外交活動，盡全力在東北亞相關諸大國間求取平衡，但後續如何，還需要進一步留意與觀察。



## 肆、美、東南亞及「中」三方經貿關係

### 互動觀察

#### 一、川普總統亞洲行的經貿與安全衝擊

川普總統亞洲行，對於包括日、「中」與東南亞之間的經貿與安全局勢造成的影響晚近在國際間廣受注目。依川普訪問亞洲行程觀之，在訪問日本、韓國、中國、越南及菲律賓等五國的行程中，川普持續與各國領導者及政要會談，而一再釋放的訊息與協議，實有值得關注之處。

川普亞洲行首站拜訪日本，11月5日至6日拜訪日本的行程中，川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緊密而廣泛的會談，安倍除帶領川普享用和牛與打高爾夫球以外，日方允諾加碼對美軍事採購，雙方關係極為融洽。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附和安倍晉三首相所提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此一戰略在安全上服膺 2012 年安倍上臺所提的「鑽石安全保障構想」，以日本、印度、澳洲與美國構成鑽石形包圍網，遏制中國安全發展，在亞洲倡議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價值觀。此一構想在本次的「川安會」後升級為「印太戰略」，成為川普政府繼歐巴馬總統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後，首次清楚提出亞洲戰略構想，即使此一構想幾乎與安倍晉三首相先前所提出的鑽石安全保障構想高度雷同。

自川普就任以來，屢屢指責自由經貿體系傷害美國利益，揚言退出所有的自由經貿體系，甫就任即退出前任總統歐巴馬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罔顧此舉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可能造成的龐大損失；另強烈指責最大貿易逆差國中國，認為中國靠著市場進入障礙與匯率操縱獲取龐大利益，兩國貿易的長期失衡問題必須「獲得解決」。因此，在川普亞洲行之前，觀察者莫不推測經貿問題勢必是此次川普亞洲行的重點所在。

其後，川普在短暫停留韓國 24 小時以後，前往中國訪問。在北京停留期間，對於習近平極盡稱讚，絕口不談貿易逆差與操縱匯率問

題，但如同川普上任以來在外交圈激起的漣漪，在讚美習近平的同時，即使此行達成號稱 2,500 億美元的商業協議，中國也在關鍵的貿易問題上做出最輕微的讓步。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為打擊貿易逆差，其在華府的官僚作業毫未鬆懈，無論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美韓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針對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反擊，以及加強中國在美國敏感經濟領域投資的審查上，川普仍然將削平中國市場的場地規則作為施政目標。儘管川普政府反擊中國貿易的力道已蓄勢待發，但「川習會」仍在異中求同的共識下，以中國同意計畫削減進口汽車的關稅、開放金融業、增加競爭等經貿安排結束會晤。

在中國之後，11 月 10 日至 11 日拜訪越南，參與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與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 數次會談，並與越南簽訂 120 億美元的貿易合約。12 日至 13 日則前往菲律賓，出席東協高峰會，表明願意調停南海主權爭議的意願。

在結束越南的拜訪後，川普前往馬尼拉參與東協高峰會，其中最主要的議題，乃是對北韓施壓。此外，川普與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 會晤，川普表示理解菲律賓的掃毒政策，杜特蒂則表明他與川普對話友好，顯見美菲關係逐漸走出歐巴馬政府時期的劍拔弩張。

## 二、東協經濟共同體生效的政經影響

2016 年生效的「東協共同體 (ASEAN Community)」，是東南亞區域整合進程的里程碑，川普亞洲行對 2016 年已生效的東協經濟共同體並未多言，除未體認到東南亞經貿秩序的變化，同時其持雙邊主義的論調，也透露出其亞洲政策仍有修正的必要。東協共同體乃高舉共享願景、共享認同的區域整合運動，高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三大支柱，包括「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APSC)、「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以及「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CC)，已漸次成形。其中，「東協經

濟共同體」的四大支柱幾已全數完成，「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則被視為縮減社會發展落差、建立東協認同及緩解環境巨災的重要支柱，對於東協能否持續邁進，具有關鍵性作用。

作為東協共同體政治經濟基礎的東協經濟共同體，在《東協經濟共同體藍圖》中揭示經濟共同體之發展方向主要包括四大支柱：第一，創造單一市場與生產基地；第二，建立高度競爭力的經濟區域；第三、平衡的區域經濟發展；第四、與全球經濟體系完全整合的區域。2010 年第 17 屆東協領袖會議通過《東協連結整體規畫（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MPAC）》，主旨在於加強成員國間軟硬體基礎建設的相互整合與連結。整體而言，東協經濟共同體，主要的目的，在於創造商品、服務、投資、資本、技術勞工的自由流動。共構競爭政策，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強化基礎建設發展（包括陸路運輸、海空運輸、資訊基礎建設、能源、礦業等方面之區域合作）、增進稅收汲取能力（推動各會員國之間相互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推動電子商務（積極落實《東協電子架構協定 e-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平衡地區發展，增進全球經濟體系完全整合，東協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確保「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提升全球供應網絡之參與」，易言之，東協盡可能在生產與運銷方面採用國際實踐與標準，並為東協低度開發會員國建立全面性技術協助方案，提升其產業能力與生產力。

除經濟發展之外，東協國家亦深知共同體能否前進的關鍵，在於縮減成員國之間的社會差距。《東協憲章》（ASEAN Charter）標舉人民的生活、發展與福利是東協共同體建立過程的中心，以人為本、相互尊重之社會顯然是未來東協整合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強調的「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與「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仍是尚待建構的概念，在泰國華欣（Cha-am）所提出的《2009-2015 東協共同體路線圖》（Roadmap for an ASEAN Community 2009-2015）中所提出的「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藍圖」（ASCC Blueprint）列出的「以人為本行動計畫」包含六大類 340 大項，此一廣泛而分散的計畫內容的具體實踐與落實方

向，往往維繫於東協成員國的政治意願與外部資源。據此，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內涵必須經由東協成員國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過程所建構，而周邊大國與東協的關係對東協共同體在建構具長遠影響。

### 三、中國於東南亞經貿布局之作為

遠在川普總統亞洲行之前，晚近中國乘其經濟成長之勢，積極擴大對東協國家之經營。針對 AEC 於 2015 年具體實現，中國大陸早於 2003 年即與東協各國達成共識要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以此為基礎展開「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一系列合作，包括「中國大陸—東協博覽會」、對外發展援助合作計畫及「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期望透過強化與周邊國家之經貿關係，持續爭取中國大陸在亞洲地區的政經主導地位。主要作為有：

第一、中國大陸與東協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大陸與東協以 1997 年發表的聯合聲明為基礎，接續 2002 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大」提出之「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主張，於 2003 年第九次東協領袖高峰會上，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進一步闡述「睦鄰、安鄰、富鄰」政策，2003 年 10 月 8 日中國在印尼峇里島與東協共同簽署《中國大陸與東協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對於經濟合作上，雙方同意在 CAFTA 架構下中協助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CLMV）有效參與東協整合進程，並從中獲益。

以 CAFTA 為主體的經貿關係下，2001 年 11 月在汶萊舉行的「中國大陸—東協領導人會議」宣布 10 年內建立 CAFTA，並在 2002 年 11 月簽署《東協-中國大陸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決議於 2010 年建立 CAFTA。此外，中國大陸與東協個別國家亦有雙邊協議，如 2009 年生效的《中國大陸—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孟加拉、中國大陸、印度、寮國、南韓、斯里蘭卡與蒙古等七國共同商討的《亞太貿易協定》（Asia Pacific Trade Agreement, APTA）。

在 CAFTA 的構想下，中國大陸對東協之經貿發展援助合作政策快速成長，開始積極推動及參與各項多邊與雙邊的經貿合作建制。就多邊經貿合作方面，中國大陸目前已是聯合國體系、WTO、APEC、G-20 等全球或區域經貿組織的正式成員國。而中國進一步辦理「中國大陸—東協博覽會」，最早是 2003 年 10 月由當時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七次「中國大陸—東協領導人會議」上提出，2004 年 9 月於廣西南寧舉辦首次博覽會。此係中國大陸境內唯一由多國政府共同長期舉辦的展覽會，以「促進『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建設、共用合作與發展機遇」為宗旨，就商品貿易、投資合作與服務貿易等三大內容，透過展覽及高層論壇展開交流。自 2014 年第 11 屆至 2017 年第 14 屆「中國大陸—東協博覽會」，連續四年以「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足見中國大陸官方極力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之決心。

此外，中國大陸的官方發展援助暨合作政策雖落後日本，但近年來援助政策挾其豐富的經濟實力，著重對低收入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支援東協縮小內部發展差距、支援多層次區域合作、促進農業綜合發展與加強能力建設，亦有所成。2009 年後更提出高鐵「走出去」戰略，「高鐵外交」成為重點策略之一，針對周邊國家規劃出「中亞高鐵」、「歐亞高鐵」與「泛亞高鐵」等三條路線。其中泛亞鐵路即為覆蓋東南亞地區的高鐵網絡，從雲南昆明出發，經過越南、柬埔寨、泰國及馬來西亞，最後抵達新加坡。此項策略搭配優惠貸款，成為近幾年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促進雙邊合作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晚近，「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亦成為中國大陸架構與東南亞關係的重要政策。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及 10 月分別出訪哈薩克與印尼，在兩地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項倡議，讓中國足以透過「一帶一路」戰略布局在陸路與海路建立直達歐洲的貿易網絡，進而推動中國與東南亞的海路聯繫。中國大陸官方在公開場合中不斷強調「一帶一路」之重要性，並積極與各國簽署備忘錄或其他合作形式以確保「一帶一路」之施行，加上 2015 年以後與印尼簽署合作協定，同時也強化多邊合作機制和相關國際論

壇，故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已布建綿密的多邊合作機制與溝通論壇管道。

#### 四、美國、東南亞、中國三角互動之前景

整體而言，川普政府自上臺以來，在貿易談判中高舉的「美國優先」思維，使得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大受衝擊。然而，由於東南亞國家近十年強勢的經濟成長與區域整合成長，東南亞國家在區域政經局勢上，逐漸發展出一套週旋於美「中」之間的生存之道。

（一）避險策略盛行：就經貿關係而言，中國已是此一地區重要的貿易夥伴，但對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威脅仍然存在。因此，東南亞國家往往追求與中國進行經貿交流的同時，也強化彼此之間安全聯繫的「避險策略」（hedging strategy），間接地迴避與中國的安全衝突。歐巴馬總統任內的「重返亞洲」戰略，以及其附隨的 TPP 也因此得到此一區域國家的普遍支持，即使美國宣布退出 TPP，而去年中國與東協的貿易比例為 15%，高於美國的 9.4%，但東南亞國家仍然寄望少了美國的 TPP 11 或是 CPTPP 可稍微作為經貿避險的平臺。然而，在 APEC 高舉雙邊主義、捨棄的多邊主義的川普似乎仍未明確理解到東南亞國家的需求，使得東南亞國家必須自行負擔起更多的經濟與安全的責任，也降低了美國對此區域的影響力。

（二）「印太戰略」的前景：此次川普亞洲行一再提出「印太戰略」，此與安倍先前所提之「鑽石安全保障構想」相近，以日本、印度、澳洲與美國構成鑽石形包圍網來遏制中國的安全發展，受到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支持。即使東南亞各國強化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並且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美日安保架構與長期的經濟援助下，美日在東南亞所布建的經濟安全網仍然強韌。加上印度與日本今年五月在中國舉辦「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之際，同時推出「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倡議，在非洲、伊朗、東南亞投資多項基礎建設，對於目前與美國關係仍待修補的泰國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政府而言，顯然具有一定影響。再加上美國仍為東南亞外匯最主要的來源，而東南亞各國內部對於中國

資本透過投資、旅遊的強勢作為已有明顯的「厭中」情緒，此一態勢均使得對於東南亞威脅較低的「印太戰略」具有吸引力，也因此，未來美日在東南亞地區的關係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三）中國調整東南亞外交態勢：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越南與菲律賓調整中國的外交姿態，除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認為兩國關係可以開展新的一頁，也與南韓總統文在寅碰面，修補兩國關係；習近平也同意就《南海行為準則》進行會談，且與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碰面，顯示中國企圖壓低南海主權爭議造成的負面影響，強化中國與東協國家關係，以利未來「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展，此一戰略轉向值得注意。



## 伍、川普經貿政策對我影響及因應之道

### 一、川普總統亞洲行及其經濟政策評析

美國總統川普就任以來延續其對中國大陸之強硬立場，諸如「對中國採取公平貿易政策」、「檢視『一中政策』」可能牽動美、「中」、臺關係乃至兩岸關係的變化，並對兩岸經貿關係造成實質影響。而且，川普主張美國要追求「公平貿易」而非自由貿易，故乃決定美國退出 TPP。川普亦曾倡言將進行貿易改革，推行貿易保護措施，減少美國與各國之間的貿易逆差，特別要對中國進口貨品課以 45% 的關稅。

而今年四月第一次「川習會」提出「百日計畫」後，五月間順利宣布 10 項共識，獲致初步成果，七月 G20 峰會期間第二次「川習會」後的全面經濟對話會後卻未宣布重大成果，更臨時取消會後記者會，顯示雙方仍有異議，包括鋼鐵產能過剩與關稅問題、投資協定談判、放寬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敏感議題。

中共「十九大」後，川普總統亞洲行在訪問各國領袖，以及前赴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期間，不斷重申其一貫立場，強調「美國優先」及「公平貿易」，要求取消不公平貿易、減少貿易逆差，主張雙邊貿易協定可以補充多邊貿易協定之不足。在此前提下，此次「川習會」過程中，中共提出對美鉅額採購案，以展現其有心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問題。11 月 9 日美「中」雙方企業，在北京簽署高達 2,535 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川習會」創下美「中」雙方商貿合作之紀錄，包括頁岩氣全產業鏈開發示範項目框架協議 837 億美元，而波音公司、陶氏杜邦、通用電氣、漢威聯合國際、西屋電氣、高盛集團等 29 位總裁與 CEO，領域橫跨航空、能源、智能製造等，均有所獲，若能完全實現，對於消弭雙方貿易逆差貢獻良多。

此外，川普總統亞洲行不斷倡言雙邊對談及去除不平等貿易，在此前提下，川普刻意引導和影響 APEC 會議，改變了 APEC 領袖宣言的內涵，使得此次 APEC 領袖宣言中與之前幾屆相較，並無「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等為邁向「亞太自貿區」(FTAAP)路徑之字眼，並增加了雙邊協議補充多邊貿易協定的重要性，提出消弭貿易不公平等內容。

以下分別就川普經貿政策進行評估，探討其可能影響臺灣之面向，以及如何牽動對臺、美、「中」三方關係。

## 二、川普的「公平貿易」主張及貿易保護主義

早在川普競選期間和就任之初，即標舉「美國優先」，要求公平貿易、降低貿易逆差。而川普在此次參加 APEC 會議期間，也一再闡明其關心的經貿重點乃是公平的貿易，一方面是企業的公平競爭環境，一方面是美國本土就業市場不應該受到衝擊。雖然川普在結束亞洲行時，強調亞太各國均已了解美國不能再容忍各國對美享有高額貿易順差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 3,000 餘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然而，亦有評論者認為川普總統雖然責怪他所謂美國與亞洲貿易夥伴關係間的系統性缺陷，卻沒有公開要求或得到確切保證，故而難以解決市場開放和智慧財產權侵權等問題，且如中國大陸一般臨時宣布的鉅額採購，如何實現或是否能夠具體落實也有待觀察。

無論如何，川普的「美國優先」和「公平貿易」主張，希望美國企業回歸本土要重塑美國製造業榮景，將會面臨到勞工生產力的問題：第一是美國本土勞工成本是否過高而增加企業負擔；第二是美國本土勞工的技術能力是否仍能應付現在的高階製造模式；第三則是美國高等教育人才數量是否足以供應美國企業回歸本土後所需。再從產業層面分析，在現階段全球產業分工製造的格局下，美國產品並無法在本土完全自製，此涉及生產成本要素問題。雖然川普提出調降企業營業稅，擬從 35% 降至 15%，以吸引美國企業重新回到美國本土設廠。但是在全球化、產業分工的時代下，一家企業是否有能力可以獨立生產一個產品，如果一個產品的製程仍要依賴其他國家廠商的生產線來供應中間財，那麼美國企業勢必很難完全回到本土設廠生產，除非美國企業要把所有的產業鏈都建立在美國，但是這樣又會遇到生產成本的問題，畢竟美國的人工、土地等生產業要素成本仍比東亞各國

高。因此，美國優先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易落實，美國與中國大陸形成全面的貿易戰也不易發生。

惟美「中」之間仍可能出現貿易摩擦，並可能連帶影響臺灣。因為美國如與中國大陸展開貿易報復、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對中國大陸輸美貨品課以高關稅，或美國貿易措施形成關稅壁壘，則我國將資通訊關鍵零組件、半成品輸往大陸，再經組裝為成品後轉銷美國的貿易模式將受到打擊，屆時不僅中國大陸貿易受到衝擊，我國相關產業發展和出口貿易也會深受影響。為因應此一情勢，我國大廠可能赴美國投資，或者觀望美國可能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國家，再前赴投資，以避免產品被課以高關稅。

### 三、川普的亞太經貿策略及其對臺灣之影響

原本在亞太地區的兩股整合勢力，分別是以東協為主體（但中國大陸深具影響力）的 RCEP，以及美國（歐巴馬政府）主導的 TPP，兩者都是 APEC 認可，朝向「亞太自由貿易區」前進的路徑之一，且存在競合關係。TPP 是美國用以制約中國大陸經濟對外擴張的重要經貿戰略。然而川普總統認為 TPP 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國不利，故在其就任後即宣布美國退出 TPP，並強調「美國優先」主張，追求「公平貿易」，其落實在貿易政策上，即是要以雙邊對談取代多邊協定。除了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之外，也針對主要貿易逆差地區進行談判，如中國大陸、日本等，如此已使得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形勢受到衝擊。

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之下，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情勢與主導權，可能朝向以東協為主體、中國大陸深具影響力的 RCEP 一方傾斜。未來攸關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 RCEP，因中共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可能對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形成不利局面，甚至有論者認為，我國可能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形勢中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

不過，在美國退出 TPP 後，日本積極而努力地推動 TPP11；即使川普此次亞洲之行再次重申無意重返 TPP，然在日本奔走、主導下，日前（2017 年 11 月 14 日）由 APEC 主辦方越南與 TPP 主導

國日本代表 TPP 成員，發布一份最終聲明，共同宣布 TPP 將納入包容性 (comprehensive) 概念，改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並就其核心內容已達成基本共識。CPTPP 會員同意以原 TPP 協定為基礎，但暫緩實施 20 項條款，惟仍有四項具體項目清單未完成共識。此 20 項條文涉及「投資人及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政府採購」等章節。只剩馬來西亞有意調整的政府控制事業清單、汶萊對煤炭服務業之開放及投資的保留措施、越南想要排除的爭端解決機制不可納入貿易報復措施及加拿大排除文化服務業納入規範等四項議題，達成共識後便能簽署。

臺灣已是 APEC 成員，若可藉由 CPTPP 之突破，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自宜積極把握加入其第二輪談判之機會。臺灣應當蒐集 TPP 凍結條款內容，並評估其對臺灣之影響，依據臺灣產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角色，研議臺灣產業所受之影響，特別在紡織品及成衣方面，思索因應之道，準備好並進一步儘速爭取加入 CPTPP 的工作。

此外，政府目前正在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事實上有助於臺灣深化與 TPP 11 國之間的經貿關係，亦可作為臺灣加入 CPTPP 第二輪談判的前置準備工作，加以全球陷入美國以雙邊對談取代多邊談判的濃厚氛圍之際，透過雙邊深化合作，以具體的合作項目，打好臺灣與 TPP 11 國及其他經貿夥伴之間深厚的多面向基礎，將是臺灣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未來申請加入 CPTPP 談判的當前要務。

#### 四、結語

川普亞洲行展現其對亞太地區的政經影響力，也牽動未來臺、美、「中」三方互動，尤其美、「中」角力，以及亞太經濟整合形勢方興未艾，我國持續保持高度關注，並預研因應對策。

而川普總統在此次 APEC 場域中，提及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中國大陸、日本、印度、美國等「印度太平洋地區」國家各自的特點，並強調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效益遠勝 TPP，且特別稱讚印尼、韓國、日本及印度等國的民主。未來

美國是否真的提出印度太平洋地區經濟合作模式以制衡中國大陸，而其對於臺灣及兩岸關係之影響，均有待持續觀察。



## 陸、結語

綜觀上述討論，本次小組會議認為，川普本次國事訪問重點在於取得對美經貿有利的實質成果，另外透過公開活動拉近與盟國之關係，但對於盟國所欲得到之政治或經濟承諾，則並未給予明確回覆；其次，川普援用日本戰略構想提出的「印太戰略」，這意味著未來美日將以此架構作為圍堵中共「一帶一路」的政經戰略架構，也同樣表示日本在亞太問題上的表現將更為積極，但印度是否入局？雖然印「中」洞朗對峙挑起雙方敏感神經，但印度外交政策向來靈活，故其相關回應將成為下一階段的觀察重點；再者，在北韓問題上，美「中」雙方將繼續按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來處理，並將持續以談判做為解決問題的主要工具，而美方經歷日、韓、「中」等國的溝通協商後，北韓問題的處理取得了共識，這也讓於先外界擔心的軍事介入威脅感降低；最後，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川普持續申明「美國優先」與反對多邊協議的立場，但在美方不參與的情況下，日本能持續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顯然日方此舉已經得到美國同意。

而除了上述的主要觀察之外，另外針對各國與美方所達成之成果，在此綜整與會學者之意見如下：

### 一、美日關係

本次川普首站前往日本，川普極力在媒體上營造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間私交良好，意欲化解因北韓問題與「中」方合作而對日本所帶來之焦慮，其次針對美日之間的貿易赤字（2016年為689億美元），日本採用軍備採購與強化企業對美投資的方式回應，最後則是美日雙方達成對於「印太戰略」的一致協議。

### 二、美韓關係

由於北韓問題與韓「中」薩德事件所產生的影響，韓方對於本次川普來訪有著高度期待，過往南韓外交傳統偏好跟隨主要權力國家之外交路線，然而川普上臺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與過往有所不

同，在戰略上強調威嚇，但是在經濟上卻未能持續共享，這也讓南韓安全上依賴美韓合作、經濟上依賴韓「中」互利的路線受到挑戰。

然而在東北亞政治情勢上，日韓之間的矛盾卻始終存在，因此川普來訪被韓方視為檢證自身地位的一次機會，本次川普來訪雖被定調為國事訪問等級，但就結果來看，川普顯然對於經貿實際收益看得較為重要，但未觸及美韓 FTA 議題，故亦讓南韓朝野為之寬心。

川普在南韓國會的演講中高度關注朝鮮半島核武問題，也強化美韓軍備採購，允許南韓強化飛彈性能，並允許購買核子動力潛艇，但鑑於日韓矛盾，故南韓對「印太戰略」並未清楚表達自身意向。而南韓也在本次會議期間緩和美方對於南韓「三不」政策之疑慮（韓方對「中」方表示：不考慮追加部署薩德、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及不發展韓美日軍事同盟，以此消除「中」方擔憂），這對文在寅政府而言也算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外交成果。

### 三、美「中」關係

川普本次訪問中國大陸與習近平會晤是最重要的行程安排，「川習會」開啟雙邊高層建設性對話的管道，改變之前川普針對性放話的氣氛，關於東亞政經情勢的安排主要圍繞在美「中」貿易逆差與區域安全等議題，關於貿易逆差爭議的部分隨著美「中」雙方簽署價值 2,535 億美元的 34 個合作項目後而獲得緩解，如今雙邊的共同利益似乎已經大於分歧。

### 四、APEC 會議

川普於 11 月 10 日離開中國大陸前往越南峴港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本次會議中川普對於美國經濟利益的態度又回到過往，渠再次強調保護美國經濟利益的重要性，並再次表示美國對於多邊經貿協議的迴避立場，但最重要的是，川普在此表達將與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議，凸顯出美國之亞太戰略內涵可能朝「印太戰略」轉移，降低中共在亞太地區的獨強色彩，而美日聯手加上印度與澳洲，未來則可能成為圍堵中共的聯盟。

總結而言，川普本次亞洲國事訪問之性質介乎元首外交與經貿採購協議代表，對於日、韓、「中」等國現有經濟相關重要議題沒有獲得突破性的發展，例如貿易壁壘或貿易逆差等，但相關國家卻不約而同地運用軍備採購或貿易採購方式做為化解與美方問題的手段，顯然此舉應為雙方共識下的結果，而川普在訪問亞太期間所表現的風格迥異過去，並未持續採取批評或指責的立場，更與日「中」等領導人表現緊密互動之言行，顯然採取商業談判之「大棒加紅蘿蔔」，期望能以此舉獲得實質經濟利益以提高本身施政滿意度，但由於政治與經濟戰略立場的搖擺，導致亞太國家必須採取「避險」措施以回應，進而讓原本與中共採取對抗立場之如越南及菲律賓等國開始轉換政策態度，再加上「印太戰略」的提出，這些新的因素引入，將促成亞太政經格局新情勢的出現。



## 【亞太政策報告系列】

---

No. 106001 習近平軍改對共軍作戰模式之影響

---

No. 106002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對臺灣之機遇及挑戰

---

No. 106003 川普政府時期臺美經濟合作策略評析

---

No. 106004 中共「十九大」政改思路及作為展望

---

No. 106005 共軍裁軍對中共「十九大」前社會穩定之影響

---

No. 106006 共軍作戰能力與準備之研析

---

No. 106007 北韓第六次核試爆後的朝鮮半島情勢觀察

---

No. 106008 川普亞洲行對區域經貿關係之影響

---